

雀雲

蘇聯 龔察爾等著

平明出版社刊

近代文學譯叢

雲 雀

蘇聯 龔察爾等著

關 太 平 譯

平 明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八月初版 1—12000 册

• 版 權 所 有 •

原 書 名 The Skylark
原 著 者 A. Gonchar 等
原出版者 “Soviet Literature”
 No. 5, 1951

平 明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一一五七弄五號

蔚 文 印 刷 廠 印

振 興 裝 訂 所 裝 訂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定價人民幣三千四百元

〔文學、藝術〕43000字〔定價頁114〕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內容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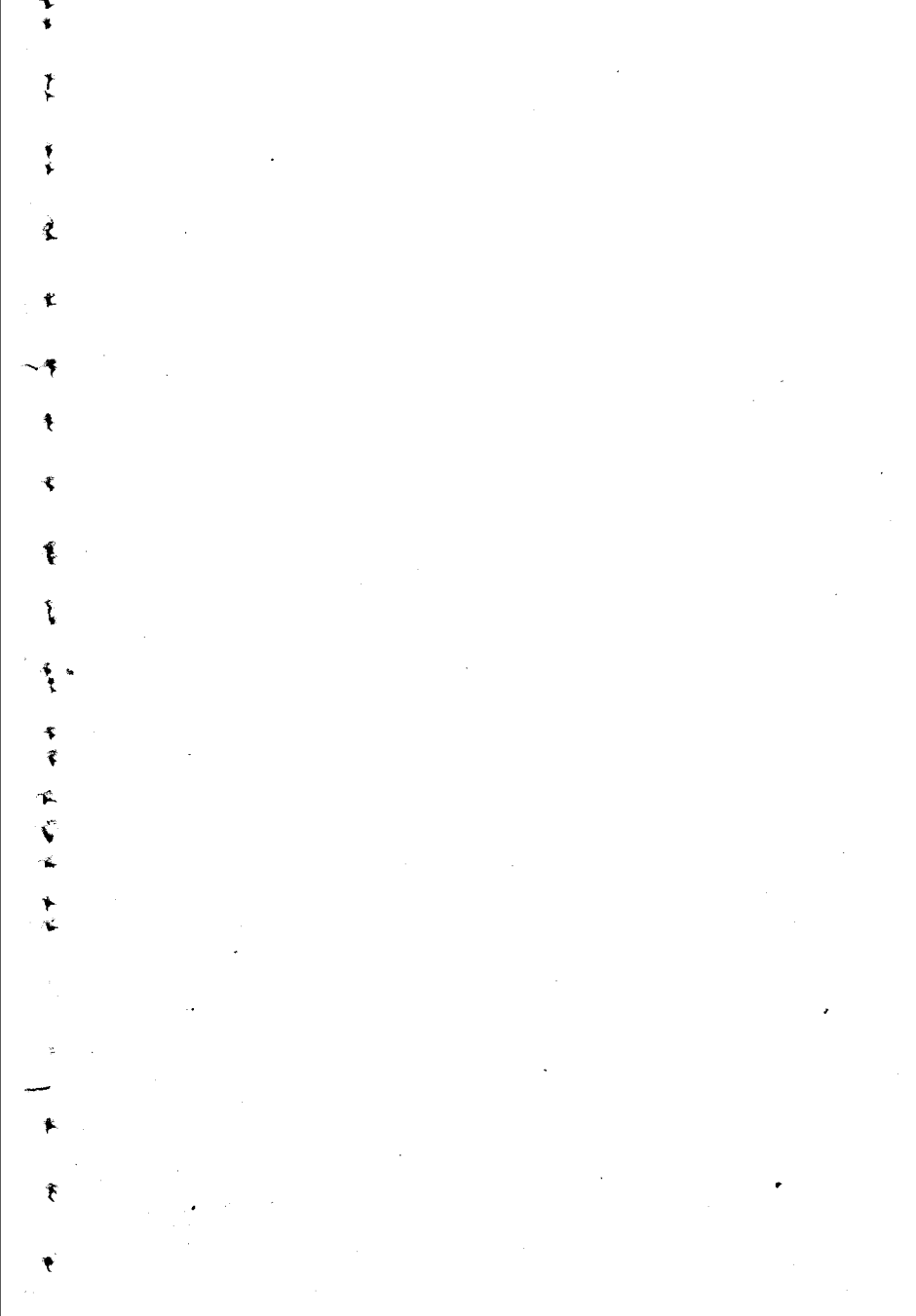
本書共收蘇聯短篇小說四篇：「雲雀」寫一個拖拉機站的女報務員在當地乾旱的時候，如何爲集體農莊的莊稼操心，和在甘雨降臨時的神懷喜悅；「第聶泊河上」寫一個園藝家把一座向來被公認爲不宜種植的土墩變成一片美麗的果園；「清晨」以戀愛故事的形式寫出蘇聯青年們以怎樣的高度熱情來積極生產、爭取豐收；「永遠不落的太陽」描寫一個女孩對全世界人民的偉大導師列寧的敬愛，和她在聽到列寧逝世的消息後的悲痛。

目次

雲雀 (A. 龔察爾)	三
第聶泊河上 (O. 唐欽柯)	六
清晨 (S. 安東諾夫)	壹
永遠不落山的太陽 (E. 馬米特克漢里)	交

雲

雀



雲 雀

A · 冀察爾作

秋天，無數的鳥，羣集到這塊開闊的、南方的草原。在出發向海外作長途飛行之前，牠們在這裏養育和休息。那裏幾乎沒有一所屋子不成爲牠們棲息的地方，而且鳥兒們長得這樣肥胖和遲鈍，孩子們空手就可以捉住牠們。

但如今，羣鳥剛從海外歸來，清瘦，輕快而敏捷。牠們帶着極大的擾亂和聒噪，雲集在海岸的上空，疾飛過草原，停落在沙隆強斯克機器拖拉機站的窗前，不怕人也不怕機器，渴望在這常到的老地方解決牠們春天的飢餓。鳥兒的擾亂驚醒了卓姬。她的父親的帽子早已經從經常掛的木釘上不見了。鳥的尖叫聲和人的聲音充滿着這間屋子。一羣人集攏在機器拖拉機站工場旁的排列着的拖拉機附近，面向着草原，準備着慣例的春天的出動。

『他們要走了，我晚了。』

卓姬跳下床，匆忙地穿上衣服。她把她的光亮的、棕色的辮子高高繞在前額上，像成年女子的模樣，不再讓自己拖着豬尾巴了。她穿上高跟鞋，並不是因為她身材矮小——完全不是，她是高而瘦的，柔軟得像一棵年青的白楊。

繫好了她的鞋，她伸出一隻腳，溫柔地笑了——不是嗎，現在連她的腳也像成年了，它是那麼勻稱而秀氣。

當卓姬終於在場上出現的時候，頭幾輛拖拉機已經出發了。拖拉機司機們今天顯得特別整潔和得意。卓姬的父親，機器拖拉機站站长卡爾普·瓦西里維契·萊索戈爾正和他的副政治委員站着，向隊長們作最後的指示。當時萊索戈爾又焦急又興奮，甚至沒有注意到他的女兒。好像現在那些正要向草原出發的人們比卓姬對他更親些。她經過他面前，而他就在她頭上喊叫，向着其他的那些人說：

『你們每一個人回來時候都得做了英雄才成！』

為什麼卓姬不能夠成爲這樣的一個，坐在駕駛盤前，踏着加速機，出發到春天的草原，駛進那遼闊的、光輝的地方！

今天，天空好像比從來都藍些、明朗些、高些。草原上將充滿着溶解的土地的氣息，天空將響着鳥兒的歌聲。

爲什麼她，卓姬，不能夠像那有名的拖拉機司機奧克賽娜·波依柯一樣的得意，穿着工作服坐在高高的拖拉機上？那末她父親說的回來都是英雄就有她，而沙瓦·格里克，那個漂亮的技工，將會因她而引起許多煩惱，正像他現在因奧克賽娜而引起的煩惱一樣。

『讓我來駕駛！』卓姬懇求那位年紀較大的婦女。『我只把拖拉機開出這場子！』

『噯，寶貝，這不是你的無線電機！我的這匹馬是有些暴躁，我怕牠會脫韁！』

『我會開得好好的，我以前開過！』

『那我可不太相信，這野東西可能把你摔下來。』

『卡爾普·瓦西里維契在那裏看着我們呢，』沙瓦插進來，向奧克賽娜笑笑眨一眨眼

睛。『他會讓我們作這種愉快的駕駛的。』

他們兩個都笑了，卓姬因爲羞辱與憤怒而脹紅了臉，站在那裏感到痛苦與多餘。

『我同情你，』奧克賽娜冷淡地笑笑說，『我在十五歲，像你一樣大的時候，我的心裏也總是丟不開拖拉機。』

『可是我是十七歲！』卓姬想這樣抗議，好使沙瓦知道這個重要的事實，並且希望奧克賽娜也不要擺出那副神氣。

但是她還來不及說出一個字，就聽見了她的父親在她旁邊說話的聲音。他站在奧克

賽娜的拖拉機旁邊，親切地輕拍着防泥板。

『這是個老古董！到過伏爾加河的那一邊。奧克賽娜，你想它還能再用一季嗎？』

『當然能，而且不只一季！它看着老了，可是它的心靈很年輕！』

『你說年輕！』卡爾普·瓦西里維契笑着說，這時看了他的女兒一眼。他的臉上這種不常有的歡欣的神情使卓姬感到驚異，她就迅速地退入人羣裏面。當她站在那裏，隱藏在男人們的闊背的後面，聽着她的父親和奧克賽娜談話，她的胸中激起了痛苦的感覺。她討厭聽到他們、和看到這個女拖拉機司機每次對站長的戲言發笑時，如何賣弄風情地搖晃着她的金髮。她父親挽着奧克賽娜走進他們家裏的景象在卓姬心頭閃過……不！她不喜歡有一個那樣的繼母！

二

車輪駛過的新的跡印，從機器拖拉機站的各方面，向着附近的和遠處的集體農莊放射開去。拖拉機開走了，這場子顯得很空曠。那醒來的草原從現在起將要以馬達的隆隆聲迎接黎明。一陣陣的烟將從拖拉機的拖車裏升起，在拖車的窗前和車頂上的優美的天線上將懸起青色的幔幕。

十七輛這種拖車現在散佈在草原上，車的輪子深陷在沙隆強斯克機器拖拉機站所服務的農場的土地裏。從廣漠的空間昇起的蒸氣的霞霧中隱約地可以看見這些拖車。這一片曾經是海底的廣大平原，無止境地向四面伸展開去。但是如果你爬上瞭望台，你就可以望見南邊的海洋，幾乎與平原一樣高，或者甚至於比草原還稍稍高些。

十七輛拖車，十七根天線，都聽命於他們的農場的指揮所。

機器拖拉機站的房屋直立在草原的中央，好幾公里以外就可以看見。在戰爭期間，潰退的侵略者們破壞了它的全部建築物，但現在它們又恢復完整了；在那裏的辦事處、工場、宿舍、車間，都有了新的瓦蓋的房屋，而在另一邊，挖進去的油槽：白色的油漆在閃耀着。

冬天，機器拖拉機站的場子堆滿了農具機；工場裏，從早到晚熔鐵爐發着火光，車床響着，辦事處的烟霧瀾漫的屋子，幾乎容納不下這些健壯的草原上的人們。他們佔了所有的桌子，把會計員擠了出去。開會、演講和有關集體農莊機械化的各種各樣課程在輪番交替地進行着。

卓姬的電訊室正靠着站長的辦公室。她是無線電報務員。十七輛拖車上的靈敏的天線，都是指向着她。當卓姬在她的無線電機上工作時，她就成為集中所有這些人——隊長、技工、檢驗員們的努力的中心。她是第一個聽到拖車的通話的人，她的聲音也是他們

首先注意的聲音。

當農忙季節到來，地裏的拖拉機好像永遠閒不下來的時候，卓姬就顯得重要了。她非常喜愛她的工作，這使她成爲機器拖拉機站的人們中的一員。她早已懂得把這些人當作她自己的家族，當作最可靠的朋友。

這種感情在戰爭年代裏就牢固地形成了。她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所受的考驗和她所學得的友愛的藝術，現在對她很有用處，當她到了像機器拖拉機站的那一個守衛員所說的『開花』的時期，她就坐在那裏，坐在她的整潔的電訊室裏的發光的設備中間……

卓姬永遠記得當沙隆強斯克機器拖拉機站全部往東遷移時的那些殘酷的炎夏的日子……

令人窒息的熱氣蒸悶着南方的草原，孩子們哭喊着，敵機臨空的警報一次一次傳來。一天又一天，沉重的拖拉機在褐色塵土的旋渦中沿着那無窮盡的道路爬行。

他們缺少拖拉機司機，因爲他們很多人已經參加軍隊或游擊隊去了，但是一輛拖拉機也沒有丟下。卡爾普·瓦西里維契動員了每一個人，包括着婦女和少年。連他自己的老婆也坐上駕駛座。經過倉促的然而清楚的講解之後，他自己替她開動了馬達，就命令：『開走！』

卓姬挨着她母親高高地坐在一輛顛簸的拖拉機上。車隊開動了，一路拉長着有好幾公里。

幾十輛強有力的拖拉機和滿是塵土的康拜因^①、拖拉機的複合犁和打穀機、流動修理車和久經風霜的拖車——所有可以安上輪子的——都沿着地圖上所標明的規定的路線前進。這地圖摺疊起來藏在共產黨員萊索戈爾的貼身衣服的口袋裏。

在那些日子裏，卓姬是難得有機會跟她父親說話的。然而就在那個時候，她的敏慧的幼小的心靈，已經充分地體會到他的實際的偉大，他的忠誠，和他的秉性的善良。

卡爾普·瓦西里維契是這支車隊的靈魂，是它的鼓舞的領導者。日以繼夜，他的小車子沿着這路線往來奔駛。他批評每一件不遵守秩序的事，好像他能夠看出他們中每一個人的最深處的思想與意向。他激勵着懦弱的，抑止着過分狂熱的，把這種行進中車隊的波動不安的生活，照他的意志控制着它，導入一種經過仔細考慮過而定出來的節奏和韻律之中。

當他經過卓姬和她的母親所坐的拖拉機的時候，他從沒有向她們哂笑過。他消瘦，滿臉鬍鬚，滿身塵土，凝神注意的照顧着她們，有時嚴厲地喊叫：

① 康拜因，一種複式翻打機。

『保持距離，瑪利亞！』

有一次車隊陷在沙地裏。他們必須鋪一條幾公里長的小樹枝的道路。他們斫樹，把樹枝搬到路上，鋪在拖拉機和康拜因的下面。卓姬也跟着大人們一起工作。

他們現在走了很多路，通過陌生的地區，但卡爾普·瓦西里維契覺得到處都很舒適。到今天，卓姬還記得他們途中經過一處大的鐵路聯接站。那裏敵機剛侵擾過。一片可怕的景象！鐵軌與列車擠壓在一起，新的炸彈坑；周圍燃燒着火焰……有些地方的軍火庫開始爆炸起來，而且還有一列油槽車停在鐵路線上……

車隊裏有人着慌了——『回去，離開這鬼地方！』真的，萊索戈爾似乎也沒有理由非要到這站上不可，他可以繞道在別的地方取得他的機器所需要的燃料。然而不，他召集了共產黨員和共青团員，衝進這個燃燒着的、喊叫呼號的火場中去。他們迅速地把油槽拴在沙隆強斯克的強有力的拖拉機上，拉了這危險的貨物離開火焰的地方。

卓姬在那個時候就巴不得她長大，好像她的父親一樣工作。

當冬天帶着酷烈的冰霜和雪花來到的時候，生活變得更困難了。然而，到頓河那一邊，機器拖拉機站的隊伍一停止下來的時候，耕種的準備已經做好了。因為那裏的廠房不夠，他們必須在室外工作，母親的手指時常凍結在她使用的鐵器上，以致撕掉了手皮。夜

間，他們睡在拖車裏，到了早晨，母親的髮髻又會凍結在滿是霜雪的車壁上。

那是他們戰鬪過來的一場嚴酷的戰爭，而那就是卓姬失掉母親的地方——在頓河那邊的那個戰鬪的前線上……

回到烏克蘭是乘火車。什麼也沒有丟掉或留下。連舊的、久經風霜的拖車也裝在敞車上。戰爭雖然還沒有結束，但是沿途的軍事司令官們爲這輛和平的沙隆強斯克列車下令開起綠燈。

奧克賽娜·波依柯也同樣嘗受了這次長途遷徙中所有的考驗與艱辛。她是卓姬母親的朋友。卓姬記得，當奧克賽娜的丈夫——也是一個拖拉機司機，在一次渡河中冰塊碎裂落水淹死的時候，這友情對她有着多麼大的意義。

那時，誰能想得到幾年過去之後，爲那個漂亮的、黑眉毛的技工沙瓦而引起的嫉妬，會臨到卓姬和奧克賽娜之間？

三

『在共產主義下還會有嫉妬嗎？』卓姬坐在她的電訊室裏讀着函授課程的講義時疑惑起來了。『這些人類的衝突能夠永遠得到解決嗎？所有的人能夠彼此和平相處嗎？』

以前，不論什麼時候她看到虛榮、嫉妬或猜忌的表現，她常常以爲人們是能夠克服這些陳腐的、可恥的情慾的，只要他們竭力做去就行了。

而現在，她自己在嫉妬與猜忌。一些醜惡的東西慢慢侵入了她和人們至今爲止還是坦白而公開的關係上。那末，知道了這一點是痛苦難受的。

『看我們的雲雀兒是多麼自由而愉快。』拖拉機司機們談到卓姬時會這樣說。他們已經跟她習慣了，像跟整個春天裏在他們頭上高空歌唱的真的雲雀習慣了一樣。在他們對這個女孩子的態度上，有一些親切的謙讓和慈愛，好像她真的只是一隻無憂無慮的小鳥。

然而他們對她仍有很大信任。這些久經風霜的草原的人們知道，他們可以依靠他們的服務員與他們保持經常的接觸；他們知道，她決不會向她父親訴說他們在工作熱烈時偶然脫口而出的那些刺耳的話……大家認爲卓姬對這些是不會在意的，因爲她對這些草原上的駕駛者，不正是有些像護士對前線上的士兵一樣嗎？

卓姬是並不在意的。

每一隊都知道卓姬分嘗着所有的歡欣和苦惱。而且一直到現在，奧克賽娜·波依柯也相信這點。卓姬沒有偏愛。是否這種態度現在要改變了呢？一種虛僞和敵意的新的異